

王乃誉光绪乙丙间《娱庐随笔》日记册

王 亮

笔者高祖王公乃誉日记《娱庐随笔》，上海图书馆入藏18册^①，起始于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元旦、止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八月廿四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有若干学者获见并引用，而以陈左高先生的介绍最为详实^②。不过，起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廿五日、止于次年（1906）丙午闰四月十九日的第19册日记，长期由海宁王氏后人庋存，尚未为世人所知。

一、王乃誉生平事迹

王乃誉（1847—1906），字与言，号承宰、娱庐、小频罗庵主、竹西外史，又曾署称董侯草堂。世居海宁盐官，少年时避兵乱于上海，父祖先后卒，一度“习贾于茶漆肆”，又佐幕于江苏溧阳等地。静安先生《先太学君行状》称其能“克自树立”，于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③。乃誉公曾向长辈远亲沈韵楼（张宗祥外祖）请教书法，又尝“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始去”^④。四十以后定居盐官故里（当时海宁县治所在），不复出外，依凭田亩岁租收入，专意抚教子孙和研习翰墨、收藏古物。今藏上海图书馆的杂抄稿本中，有《画柏》、《竹西卧游录》等著述多种。乃誉公博涉多能，刻印而外并擅画，翰墨迄今在嘉兴一带仍多有存留者。

乃誉公身份大致介于绅商之间，居乡虽久，应事敏达，留意经世之学，思想并不冬烘，一度有捐献田产助开工艺学堂的意向。因为父亲的从商经历，静安先生对于从事贸迁者也很少显露一般学人的鄙夷态度。乃誉公早年即关注时

①上海图书馆藏乃誉公日记、杂稿，据书后贴签显示，系以20元自沪上书坊收得。

②陈左高：《历代日记谈丛》“王乃誉日记未刊稿”条，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72—174页；王令之：《王国维早年读书志趣及家学影响》，《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74—490页。

③《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7—68页。

④同上。

事,支持新政,晚年仍力学不辍。《日记》中间或自记西学书目、中外度量换算和英文字音,也曾浏览静安先生最早的译著《势力不灭论》。乃誉公去世之次月,静安先生为撰《先太学君行状》,谓“今日所行各新政,皆藐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习闻者”,可见他接受新学方面对子女的影响。从他日记中留存的少量自撰文稿,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外学说还是大体秉持以儒学为宗,参以西学、释道的见解,而静安先生中年以后的思想趋向与之相当接近。

乃誉公“少贫甚”,终生自奉甚俭,敬惜字纸,自述“余平生一书一物,皆手自董理,一纸之微,另藏以用,一札之细,聚以留看”,静安先生留心存留友朋书信,身后存札近千通,可以说是他身教之效。虽然时时感喟儿辈求书甚殷,得书后又往往束书不观,实则他有感于自己少年求学索书之艰辛,对于二子学习方面尤其是购书的开支,他每每勉力供给,未曾沮挠。

乃誉公去世在丙午七月,距本册日记之断笔仅有三月。《行状》说“自三十以后始作日记,至易簣前一日止”,可知此三月中可能仍有日记,只是已经在百余年世变中佚失了。

据乃誉公长女孙、笔者姑婆王东明告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应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李家同之请,将乃誉公日记附稿残叶数纸赠与新竹清华。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陈文芳先生承请在清大图书馆检得并寄示此王乃誉遗稿四纸书影,内容为《张渭渔得陈簋翁手拓钱范二百余计三册嘱作歌诗纪事》一首,租谷记录和丈量田亩草图各一纸,另有拟“不认损失中国主权条约”签名书一纸,年月日空缺未填,有“此单交与公忠演说会收”字样。公忠演说会是光绪三十一年前后上海及江南士绅要求取消美国限制华工条约的团体,主张峻拒画押,抵制美货,“以申国权而保商利”,乃誉公手拟此文稿,可知为海宁地方策动人之一,斯时距他病逝,仅不到一年光景。

二、日记形制与递藏经过

此册日记长 24.3 厘米,宽 13.3 厘米,厚不及 1 厘米,面叶题“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八月接记”、“娱庐随笔”。末页钤“延柏私印”白文印。起八月廿五日,止于次年闰四月十九日(下文所引月日均用阴历)。无行格边栏,以白棉绳简易装订,小行密字书于毛太纸上,纸张、装订均与上图藏乃誉公遗稿册同,内容完整无残损。日记天头空白处每以二三字撮记当日要事。正文记节候天气、新闻时事、乡人存歿、人事往来、自作书画印诗文、所见所收金石书籍古物。与二子国维、国华信函往来,也都有记录。

日记中有夹签题识如下(图见下页):

是册系先君五九至六秩日记墨宝,离绝笔仅百日,劫后托人自家乡取来留念。哲安廿九年六、十六。

民卅六年敌降二年,移居青岛,此册由沪戚寓取回,衣服行李俱失,独此册岿然独存,岂有神异在乎其中?三十六元旦后一日哲安志于青岛。

旅居多暇，无聊时翻阅，感辰光过去不及追，现距此已五七年矣。寓台十有五年，五十一年十月哲记。

哲安即笔者曾叔祖王国华（1887-1980），又字健安，王乃誉次子，静安先生异母弟，曾就读杭州养正书塾、上海青年会学校、北京税务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先后任教于浙江嘉兴二中、杭州女中、松江女中、浙光中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1947年赴台湾大学执教，曾任台大外国语文系主任多年，身后在台大设立“海宁王国华纪念奖学金”。从他的记述可知，民国间此册日记已与他册离散。1980年哲安叔祖去世后，笔者堂叔王庆襄又将此日记携往美国皮藏二十余年。2011年秋将此册日记寄返国内，嘱笔者研究整理，并择时捐送国内图书馆或海宁故里，以归诸公藏。

书中另有二夹页，一纸钤“莼斋五十后又字承宰”（朱文）、“王乃誉印章”（白文）；另一纸为乃誉公手书“合府上下富贵安乐名利全子孙聪慧”。

三、日记所记王国维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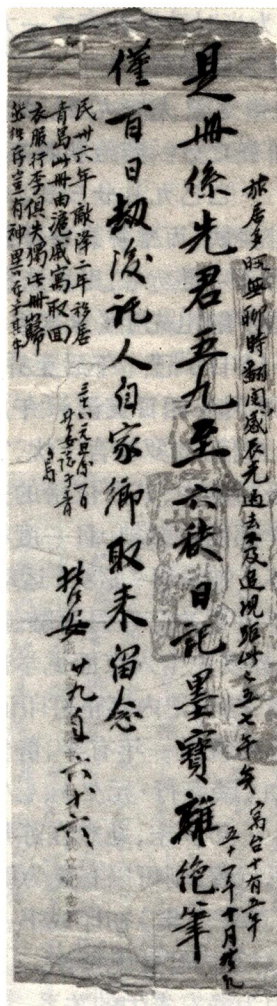
静安先生本人仅有《丙辰日记》留存，前后六十天，不足万字。他早期教养环境和思想经历的复原和考察，乃誉公日记为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以下试举数例。

静安先生中年以后成为金石学大家，转移一代之风习。他何时从事金石收藏与研究，史料阙如。检乃誉公乙巳十二月十二日日记载：

静出毛公鼎拓本，计二百馀文，唯未释文，难读。又宋未失首刘太冲三字序，又魏张元（玄）碑三本，皆稀有孤本，乃一细读之。

此系目前所见静安先生收藏金石什物最早的文字记载。他所执教的江苏师范学堂待遇优渥，而他在本土教员中排名居首，有馀力从事收藏。据周宝圭《江苏师范学堂一斑》的记录，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接替罗振玉任学堂监督的陆懋勋月俸二百元，留任的总教习藤田丰八薪俸月三百元，中国教员月俸多在百元左右。故而静安先生一度有在家乡买园置业及接奉老父移居苏州的计划。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岁末，清廷诏准停止科举，设立学部，以统全国



教育,为当时政学转变之一大关钮。关于罗、王筹划入学部任职的情形,乃誉公日记有多则记载:

乙巳九月九日。书付静谕,未发而接来禀。叔翁等或须入文部,静亦有阶资之望。殆治秋荐事,若成,剧可喜。

乙巳九月廿三日。接静来禀,云叔蕴可得文部参议,伯斧纳资郎中,可补实缺,而唯伊自得不提,殊悬想之至。当此学堂初立,彼等先时力学,倘尚不一得功名,则虚此机矣,未免国政之负败。

据罗继祖先生《永丰乡人行年录》引是年刘鹗(铁云)日记,八月十三日(9月11日)记:“午后至乔茂轩处,谈至夜归。议举罗叔耘入学务处,允为作函。”十月十四日又记:“午后再拜乔茂轩,知奏调折已发。”十月三十日又记:“接上海信,知罗叔言丁忧,官运可谓不佳矣。”雪堂洞烛机先,奏调晋京事,早在积极活动中,其所依傍的是张之洞、端方势力,关节人物为亲家刘鹗及司职筹办学部的乔树枬,且一度有半年在京、半年在苏的腹案,入京一事并非张謇等江苏士绅发起“驱罗”运动后的不得已之举。另据赵万里先生所撰《王静安先生年谱》,次年正月蒋黼、静安先生入京,未获职衔,身份均为罗氏西宾,再次年春,静安先生入京面见学部尚书荣庆后,始入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馆编辑,与日记内容正可印证。

苏州授教一年有半,静安先生以诗词自娱,正值创作的丰产期,其中若干篇什如《踏莎行·元夕》、《八声甘州(直青山缺处倚东南)》的撰作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岁末,地点在苏州抑或海宁、上海,笺释者莫衷一是,对照日记所详记往返行程,则可以有更为确当的判断。

《静安文集》初印成书,乃誉公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但仅“印制不佳”一语述及,对于内容并无评论。

因为静安先生的关系,乃誉公与罗雪堂也有往来。丙午闰四月初六记:

(初五静沪归),……又叔翁所赠王尊私印^①,铜龟纽,甚可爱可喜。惟“尊”字篆法不类耳。

乃誉公有烟土癖,此册日记中多有拟购戒毒丸、自煮戒烟茶饮的记录,且自承晚年身体状况不佳与此相关。丙午(1906)七月,静安先生曾在《教育世界》杂志第一二九号发表《去毒篇》,副题“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针对当时禁鸦片之议,认为其根源在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主张兴教育以养成知识与道德,倡导宗教与美术以为国民精神之慰藉。同年并撰《人间嗜好之研究》,与《去毒篇》相承而作(二文均收入《静安文集续编》),其间议论皆切己有感而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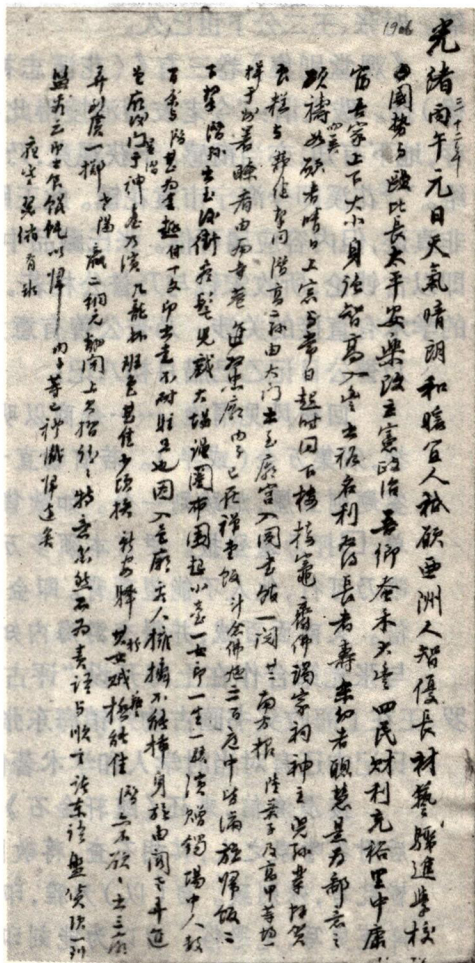
^①吴云《两壘轩印考漫存》著录汉铜印“王尊私印”并有释文,或即雪堂所得者。

四、日记中的海宁地方史料

乃誉公日记对于居家细节、亲身闻见逐日记录,鲜有中辍,涉及清末光绪间海宁社会变迁、文士交游、人情风土,包蕴丰富。如光绪丙午元旦日记(见图):

晴日上窗,与常日起时同,下楼接灶斋佛,谒家祠神主。儿孙辈拜贺食糕。与静(王国维)、健(王国华)挈同潜(王潜明)、高(王高明)二孙由大门出至庙官,入图书馆一阅廿二《南方报》。陆叶子及高甲等均一样于州署瞭看。由南寺巷进双忠庙,内子已在禅堂饭,计念佛□三百,庭中皆满。旋归饭。饭下挈潜孙出至后街看髦儿戏。大场绳圈布围,起小台,一女郎,一生,一孩,演《赠镯》。场中人数百,余与潜甚为乏趣,付十文即出走,不耐驻足也。因入邑庙,看人拥挤,不能插身。旋由阁老弄进邑庙后门,置潜于神台,乃演《九龙杯》,班色甚佳。少顷换《新安驿》,其扮女贼艺极能佳。潜亦不顾之。出三庙弄到广^①,一掷老阳,赢二铜元,翻开,上则摺纷纷,特意忿,然不为责语。与顺言诸东语,盘货须一到监看云。即出食馄饨以归,内子等已礼忏归矣。

日记中每二三日均记载有赴海宁图书馆读报事。所读有《南方时报》、《中外日报》、《杭州白话报》、《世界报》等(其中《杭州白话报》等,究其内容,实为杂志)。如丙午闰四月初五载:“阅(三月)廿九报,登叔蕴与学会辩旧地事,其中确有诬蔑。”是在盐官阅知苏州时事^②。乙巳十月初四载:“又静(王国维)、健均一票,以闻里中帮匪滋事见报,心中



①广为乃誉公参股之杂货店省称。

②雪堂在苏州师范学堂的去职风波,持续数月,双方在报章上反复辩驳。乃誉公得诸报纸的讯息,反较得诸家书者为详。

滋忧故也。”这是在苏州、嘉兴的子女通过报纸获知海宁近况。可见当时在海宁这类接近通都大邑的江南市镇,报纸虽不能当日递达,已然是地方士庶接闻时政的重要信息来源。

海宁地方人物中,日记记述事迹最详的是小清仪阁主人张光第。张光第(1875-1916)字渭渔,清末光宣之世,“海宁言收藏者推渭渔”^①,《海宁州志稿》、《文献家通考》均有传,且有藏书目传世。

静安先生早年与渭渔书塾相望,未及相知。光绪乙巳年(1905)二十九岁自苏州返乡,渭渔过访,方得经眼其唐寅《芍药》、马湘兰《兰石》二种藏画。己酉(1909)又为小清仪阁抄本《花溪志补遗》作跋。丙辰(1916),静安先生自海外归来,“思欲尽览渭渔之藏,而渭渔则死矣”。1933年,静安先生第三子王贞明与渭渔女张霭云结缡;1936年,静安先生第四子王纪明与渭渔女张祥云结缡。时张、王二公下世已久。

《观堂别集》卷三有《〈花溪志补遗〉跋》,是书为清乾隆间许良模(梦椽)撰。跋文谓:“今老友渭渔搜得此册,实为花溪之幸,而许梦椽之书佚而复存,地下有知,亦当衔感。予获观竟,乃书此以归之。己酉春三月上澣,静安王国维。”^②花溪即今海宁市袁花镇。此王跋小清仪阁抄本今藏浙江图书馆,跋文并非真迹,但内容应属可信。张氏藏品中尤以乡邦文献和金石器物、钱币为特色,即以古钱论,所收宋钱与乃誉公相若,均有百许品,但身后即散,未与静安先生的学术有直接的关涉。乃誉公曾有意为张渭渔编纂钱录,未及成书。

乃誉公日记乙巳腊月初八记:

回松风见渭渔,……余商以明年拟在沪开一评古局,专以书画古玩抵押,须集万金(或半)。若有物直十金来质审,则以二厘为审看资。如欲加签题则五厘,加跋则一分。如欲售则八折,八元予之。欲抵则五元,付以凭单,□押乃遍登报。伊言本须多万,多则出售,或可代售。此项须具顶门上眼乃可行,他人不能望项背。即金石碑帖亦要。实沪上大开生面,且利市三倍。又南面百城,并得交游海内知名之士,甚有合也。

与张光第合作在上海开设“评古局”之计划虽未付诸实施,已为十年后罗、王在上海收买书画古物外销海东张本。

日记中还有对当时学人和学术著作的评说,如乙巳十一月廿日载:

接渭渔信,来还《随轩金石》四册,附高翰伯所著《癖泉臆说》二册,后附各嗜泉之人,其胡石查、蒋敬臣为著名焉。……所书却认真,而篆隶楷皆乱写,殊别致。自(以)为雅,印行之,不免人指摘,有似卖弄小技。且用洋连史写,尤恶俗。自以为能刻印章,则自用之章甚不合也。

高翰伯,字蔚如,号泉寿山人,嘉兴人。清末以收藏著称,有金石著作多种。

①《〈敬业堂文集〉书后》,《观堂遗墨》影印手稿。

②《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396页。

乃誉公对他的批评可称直率。日记中记载的地方名人尚有都俞（小蕃）、蒋百里等多人，不复具引。

上海图书馆藏乃誉公壬寅年日记有自跋一则，称“余作日记之始岁，尚略讲求字句，以验学问，迨四十以后仅志及日月酬应、米盐凌杂，自此相沿成习而不相加察，且流于浅易龌龊，一无可观”云云，实系谦抑之辞。笔者以为，乃誉公日记所记述的时段，静安先生居苏州授教，从事词学创作和哲学研究，自定《静安文集》，已接近学术的成熟期，其为静安先生生平研究的重要辅助材料自不待言；仅就其中记述近代江南市镇经济、文化、民俗实貌而言，史料价值也弥足珍贵。现海宁地方志办公室已着手筹措经费影印上海图书馆所藏，拟合璧出版，以供世人之研讨，学界之撷采。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图书馆